

蕭連民的飛行人生

· 晞文 ·

九月，一個陽光和煦的午後，我走在木柵某安靜的社區裡，腦子裡不斷思考著，稍晚要如何與年過九十、雙耳重聽的老師聊過往，帶著忐忑的心情敲了敲大門，一位履步蹣跚、髮絲稀少的老人家，緩慢的打開門，我心想這就是今日的男主角——飛虎前輩蕭連民老師。

我大聲的向老師請安，老師亦熱情的招呼我，一進房裡便看見坐在輪椅上的師母，老師說師母前些日子摔斷腿，不便行走，先行招呼我坐下後，貼心的將師母慢慢推至我們身旁，一同聊天憶往事。

蕭連民老師是空官校十四期，第



蕭連民老師戎裝照。

四批前往美國受訓，回國分派至中美混合團第三大隊第八中隊。回想過去，老師說他初中在濟南念書，畢業了，也打仗了，於是進入陸軍官校就讀，但因當時空軍淘汰學生較多，人數不足，就直接由陸官畢業生中尋找，體格、學科及格即進入空軍，他即是如此，因緣際會進入空軍，開啓翱翔藍天之途。

聊到學習飛行的過程，老師想了想，他告訴我未赴美受訓前，大家在越南受訓，當時的編組教官十分嚴格，某次飛行訓練時，突然發現保險帶忘記扣上，於是馬上將其扣上，但動作時機頭稍微低了一點，完成動作後慢慢將機頭拉回，但教官以為他拉機上升，當時他也不懂甚麼叫拉機上升。

第二天，組上教官要求他坐上飛機，上了飛機自然手握駕駛桿；這時，教官叫他不準動，並要求他背著保險傘繞場。唯保險傘非一般中國人所使用的型號，背著它一跑步就會打在小腿上，所以他一開始還扛著跑回來

，但是教官卻不領情，要求他一定要背著，就這麼跑了七天，都沒有實施應有的飛訓課程。

後來，編組教官將蕭老師送交考試鑑定，在遲遲未接觸飛行的狀態下實施受測，主考官問他為什麼飛得如此差勁，他回答單飛之後就沒飛過，每天跑機場，不能動駕駛桿，一動駕駛桿教官便會予以處罰。但主考官更好奇的是，如果一直未接觸飛行，考試的科目又如何習得？

蕭老師告訴我，他那段未能飛行的時間裡，都會仔細聽同學們敘述每個科目如何實施、會犯什麼錯誤、如何修正，自己都在腦海中記著，並不時想像如何飛行。說也有趣，那次的考試，居然就這麼及格了。

老師接著說，第二天編組教官知道他考試及格，一整個氣壞了。因為送他去考試的用意，即是要他考試停飛，結果卻適得其反。於是，編組教官又將他送給外國教官考試，外國教官考試，淘汰不及格就會停飛，甚至回到陸軍，若不回陸軍則留在空軍的通校、機校等任職。

測驗完後，就在教官背著保險傘離開時，蕭連民老師用簡單的英文問教官：「May I Say Something?（我是否可以說一下話？）」，教官也好奇

這小夥子想說什麼，老師用聽得懂的英文單字串聯起來說著，向教官解釋他在飛機失速時的正確處理方式，雖然英文表達不是這麼流利，但是蕭老師知道教官瞭解他要表達的話，最後考試同樣的也及格，並成為第四批赴美受訓的學員。

聽到這裡，我不禁忍不住讚嘆了一下，我說：「老師，您真是天生的飛行員！」，在無法親自參與飛行訓練的情況下，仍不放棄學習的機會，藉由同學們的口述飛行經驗，在腦海中不斷反覆練習，繼而通過重重考驗獲得出國受訓的機會，這不僅說明老師是天生的飛行員，更讓我們看到了大時代中，我空軍健兒爲了成爲藍天捍衛者，報效家國的毅力與決心。

在美國受訓時，老師被分派到轟炸機組，但他不想飛轟炸機，所以曾向教官反映，教官表示他是組裡飛得最好、最細心及最正確的學生，應該留下來飛轟炸機，因為機上有駕駛、副駕駛、通信員、轟炸員與機槍手，六、七個人的性命皆由機長操控，飛得最好的人，當然要飛轟炸機。但蕭連民老師執意要飛驅逐機，但美國教官遲遲不答應。後來，同班中有同學亦想飛轟炸機，於是兩人互換，教官也只好勉強答應。

每期在美受

訓的學員，會

視人數由前幾

名表現較優

秀的留在美

國擔任教官

。蕭連民老

師表示，他

是期上第一

名畢業，原本

應與另一位我

國派至英國試飛

學校受訓的學員一同擔任教官；某日

領隊突然問他是否知道要留至美國擔任教官，並詢問其意願，老師答道：

「當然願意！因爲飛行員就是要飛飛

機，在美國天天訓練，可以增加飛行

時間；此外，可以再學習英文，總覺

得英文不夠用」，領隊接著問，那回

國打仗呢？老師毫不考慮的大聲回答

他：「國家花這麼多錢，送我們出來

受訓，目的就是爲了回國作戰，回國

作戰是應該的。」，於是老師放棄擔任教官的工作，回到國內投入抗戰。

談到在中美混合團作戰的經驗，

老師回憶著當初編制爲中美各一個聯

隊長、大隊長及中隊長，併肩作戰，

美方有情報官、機械士，由他們帶領

著剛畢業的中國飛行員執行作戰任務



老師所珍藏的P-40模型機。

。老師強調，當時打仗完全是打情報，美國人在中國淪陷區作情報再送到後方，沒有情報不知道敵人所在，即無法準確攻擊敵陣地。

當時，回國後他們在印度實施實戰訓練，先以P-40實施地靶、空靶訓練，之後再換裝P-51，期間老師也曾參與了接機的任務。當然，他也不忘提到當年陳納德將軍著名的戰術「Hit and Run（打了就走）」，即日本飛機較輕，打了向上走，美國的飛機重，打了向下走，走遠了再拉高回頭打。

在訪談過程中，老師曾提及幾次難忘的作戰經驗和同袍情誼。忘記正確時間是何時，只記得有天夜裡，日軍實施夜間轟炸，含老師在內的四位飛行員住在一塊，聽到警報後直奔防空洞，炸彈丟在防空洞門口，把四人炸的一身是土，但卻幸運的逃過一死，於是他們結拜爲兄弟。而其中年紀最小的弟弟，年少氣盛、血氣方剛，在某次任務中，遭日本機關槍陣地攻擊，心想日本鬼子之前來炸我，這次換我來打你，結果一個不小心，被日本人打下去；當時，老師即眼睜睜看著他被擊落，心裡著實難過，說不出話。

老師說，他當飛行員這麼久，深

深明瞭飛行是不能強出風頭的。小飛行員不是要自己搶著立功，而是要保護長機，當遭遇敵人攻擊完畢後，應即刻回到自己的位置，不回來就違規了，飛行不是亂飛，掩護轟炸機時亦是如此。

還有一次，老師前往漢口執行作戰任務，當時漢口被日軍占據，機場裡擺著日機，他的飛機機尾被擊中十幾發子彈，飛機的鋼繩七股被打斷六股，相當幸運他還飛的回機場，因為當時即便是被擊中，也沒有特別的感覺，或許是自己也一直處於攻擊敵方的狀態，現在回想起來真的是老天眷顧。

說到這裡，師母溫柔的看著老師，師母說她與蕭老師年紀相差八個月，結婚幾十年了，年輕時兩人交往就遭到家人強烈反對，即便如此她還是毅然決然選擇了真愛與勇氣，婚後師母就在空小任教。憶起當年，她說跟日本及共產黨打仗是很恐怖的，但是她知道她必須全心全意把家裡顧好，讓那個馳騁蒼穹、為國奉獻的丈夫，可以無後顧之憂，因為她深知一旦成為飛行員，就是要為國家打仗，一日空軍，終身空軍。

或許，就是因為這樣默默的支持與無私的大愛，讓他們夫妻平安度過

每一次的折磨與苦難。老師說，剛結婚時，在某次執行任務的途中，他的飛機發現不明故障，在確認無法繼續飛行的情況下，跳傘求生，幸好當時落到我軍陣地，且陣地連長恰巧是陸官的同學，那位連長說：「蕭連民，你真是走運，再過一點就是共產黨的陣地」；過了好一陣子，老師才搭乘該單位的車子回到家裡，而師母已在家中足足等了一個 month，才盼到他的安全歸來。

在那個紛亂年代的愛情，是無私、無我，是永遠被置於國家、人民之後，但也是這般的大愛，才能成就我中華民國現今的民主與安樂。



老師拿出空軍第四大隊全體飛行員所致贈的紀念品，心中滿是欣慰。

談到老師來臺後的生活，他說現在右耳聽不到，左耳也重聽了，而耳疾其實是因為職業病。過去，他曾在屏東任職第一區部試飛科科長達四年之久，所有進廠維修的飛機，皆須執行試飛。且每次飛行時都要實施超音速試驗，連續兩次飛機發生故障，在四萬呎高空座艙艙單彈開，耳朵也因此曾受了莫大的傷害，第一次還好，第二次就真的不行了。

訪談尾聲，老師突然起身拿起椅子旁一個舊舊的公事包，裡頭放著一疊泛黃的資料。他說這是他一生在部隊裡所有的資料與紀錄，一邊說著一邊小心翼翼地翻給我看，老師說雖然資料有一天總會隨著他的離去而消失，但是他還是相當珍藏，因為這是他拿命換來的。

這次訪問期間，我何其有幸，與一位抗戰英雄並肩而坐，聽他侃侃而談；更讓我感動不已的是，老師自年輕到現在，那股對國家、對空軍的熾愛，從不曾因為歲月的流逝，而逐漸淡去，相反的，我總感覺老師在這次的採訪中，從回憶起第一次手握駕駛桿的那一剎那起，似乎又讓他深藏心中的熱情再次燃燒，即使那可能只是小小的火苗，但卻是曾經在抗戰時期，照亮我人民，永不熄滅的希望。